



First published in:  
Frieze,  
Issue 150,  
June • July • August 2016

## 首尔—城市报告

### Seoul City Report

Travis Jeppesen和Sook-Kyung Lee带你游韩国首都首尔——  
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全球当代艺术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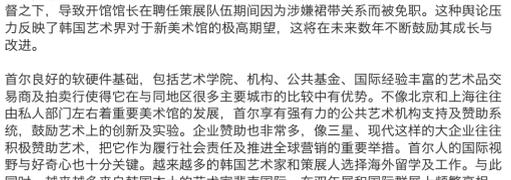


Leum, 三星美术馆, 一号馆由Mario Botta设计, 二号馆由Jean Nouvel设计, 三星儿童教育与文化中心由Rem Koolhaas设计。  
图片惠允: Leum 三星美术馆, 首尔; 摄影: Kyung-sub Shin

#### SOOK-KYUNG LEE

当你漫步街头或者在地铁通勤, 消息和邮件通过Wi-Fi接踵而至, 你会发现首尔作为全球最发达网络城市的名声不是吹的。其中一条引起公众注意的消息是今年3月份韩国国家博物馆馆长Kim Young-na (金勇娜) 被突然替换。自2011年开始任职的金女士是由成功学者转型的博物馆馆长。不久前她刚刚召开过新闻发布会介绍2016年国家博物馆雄心勃勃的展览项目。当地报纸《国民日报》(Hankyoreh) 声称金是因为抵制一场法国装饰艺术展而被报复性替换的。该展览是庆祝韩法建交文化交流项目的一部分, 据称韩国领导层对该项目相当重视。文章称青瓦台被惹怒了, 因为金反对在项目中展示时尚奢侈品牌的商品, 这导致展览的法国主办方, 卢浮宫和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 (Comité Colbert) 取消了该展。

这种说法印证了长久以来存在的对于官方干预文化事务的合理质疑。不管它的猜测是否真实, 真正让我惊讶的是艺术家和文化人对此事的相对沉默。“派生的”, “迟来的”等词逐渐位于“协商”、“平行”。像Kim Ku-Lin (金丘林)、Lee Seung-Taek (李承泽) 这些与单色画派同时代的艺术家也重视重视。在大约四十年间, 这些艺术家一直主动选择与70年代的学院体制以及异见运动保持距离独立工作。这种立场让他们创作出众多具有实验性, 不与主流合作的行为和装置。最近对于20世纪现代艺术经典的重评非常强调西方艺术运动诸如观念主义、极简主义和行为艺术在国际范围的延伸。而金和李的实践如今被认为植根于本土又与国际接轨的例子。在韩国, 像这样有待重新挖掘的新实践的老艺术家还有好几位, 此外还有更多年轻一代艺术家亟待获得国际认可, 而不是在未来某个未知时刻被人回顾。随着韩国公共文化机构管理以及国家文化政策的职业化改革及伦理改革不断推进, 首尔将继续保持韩国首都的地位, 不仅是政治上的, 也是艺术上的。



Jean-Michel Othoniel  
《黑莲花》, 2016, 现场照片, 国际画廊, K3  
图片惠允: 艺术家及国际画廊, 首尔; 摄影: Keith Park

拥有数家国立及私立美术馆, 数目庞大的商业画廊以及公共资助的艺术家工作室, 首尔如今正日益成长为中心, 目标是成为与纽约的MoMA及伦敦的泰特比肩的艺术机构。与它在首尔市郊栗川地区的老馆不同, 新馆坐落在城市中心地带, 这里有重要的商业画廊比如国际画廊 (Kukje), 现代画廊 (Hyundai)。美术馆的开幕展囊括了一系列常设展及临时展, 慷慨展现了韩国及国际当代艺术, 比如Do Ho Suh (徐道获) 的大型装置《家中家中家中家中》(2013) 就是一大亮点, 当然也有其它展览及项目褒贬不一, 甚至引发激烈争论。但很显然, 首尔MMCA自从开幕就立即成为关注的焦点, 每一个举动都万众瞩目。事实上, 自此之后, 美术馆已经被置于强烈的舆论监督之下, 导致开幕馆长在聘任策展队伍期间因为涉嫌裙带关系而被免职。这种舆论压力反映了韩国艺术界对于新美术馆的极高期望, 这将在未来数年不断鼓励其成长与改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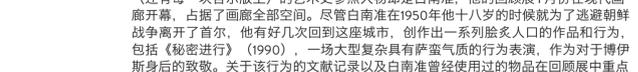
首尔良好的软硬件基础, 包括艺术学院、机构、公共基金、国际经验丰富的艺术品交易商及拍卖行使得它与同地区很多主要城市的比较中有优势。不像北京和上海往往由私人部门左右着重要美术馆的发展, 首尔享有强有力的公共艺术机构支持及资助系统, 鼓励艺术家的创新及实验。企业赞助也非常多, 像三星、现代这样的大企业往往积极赞助艺术, 把它作为履行社会责任及推进全球营销的重要举措。首尔人的国际视野与好奇心也十分关键。越来越多的韩国艺术家和策展人选择海外留学及工作。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来自韩国本土的艺术家董声国际, 在双年展和国际群展上频繁亮相。像前辈Lee Ufan (李禹焕) 和Nam June Paik (白南准) 一样, Do Ho Suh (徐道获)、Haegue Yang (梁慧佳)、Lee Bul (李稚)、Sung Hwan Kim (金成恒) 已成为当今国际艺坛的风云人物。在我最近一次去澳洲的旅行中, 我见到了第20届悉尼双年展上Lee Bul和Minouk Lim (林珉旭) 的装置新作, 以及Siren Eun Young Jung (郑恩瑛) 在第8届亚太三年展上的作品。



Do Ho Suh (徐道获), 2013, 聚酯织物, 金属框架, 15.3x12.9x12.9m  
图片惠允: 艺术家及MMCA, 韩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 首尔

最近国际上对于70年代韩国“单色画”(Dansaekhwa) 时期作品的青睐意味着对于韩国现代艺术史的重新评估。在有关当代艺术的作品中, “派生的”, “迟来的”等词逐渐位于“协商”、“平行”。像Kim Ku-Lin (金丘林)、Lee Seung-Taek (李承泽) 这些与单色画派同时代的艺术家也重视重视。在大约四十年间, 这些艺术家一直主动选择与70年代的学院体制以及异见运动保持距离独立工作。这种立场让他们创作出众多具有实验性, 不与主流合作的行为和装置。最近对于20世纪现代艺术经典的重评非常强调西方艺术运动诸如观念主义、极简主义和行为艺术在国际范围的延伸。而金和李的实践如今被认为植根于本土又与国际接轨的例子。在韩国, 像这样有待重新挖掘的新实践的老艺术家还有好几位, 此外还有更多年轻一代艺术家亟待获得国际认可, 而不是在未来某个未知时刻被人回顾。随着韩国公共文化机构管理以及国家文化政策的职业化改革及伦理改革不断推进, 首尔将继续保持韩国首都的地位, 不仅是政治上的, 也是艺术上的。

Sook-Kyung Lee是伦敦泰特美术馆高级策展人。她在2015年意大利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韩国馆项目中担任委托策展人。



1 MMCA, 韩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 由 mp\_Art Architects 设计  
2 摩纳哥精品大厦, Mass Studios 设计  
3 迪奥精品店, Christian de Portzamparc 工作室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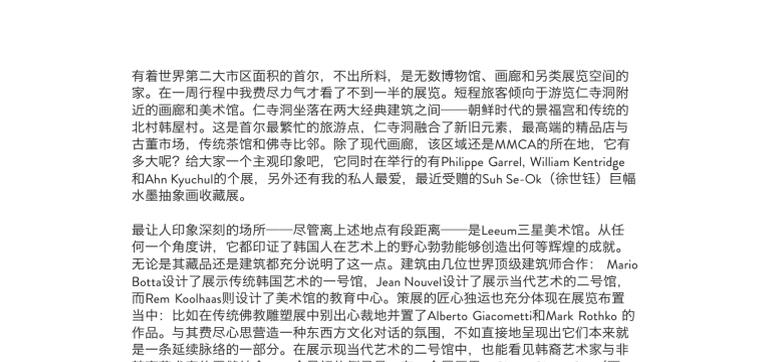
图片惠允: 1 mp\_Art Architects, 首尔; 摄影: Kim Jong Oh  
2 Mass Studios, 首尔; 摄影: Yang-Kwan Kim  
3 Christian de Portzamparc, 巴黎; 摄影: Nicolas Borel

#### TRAVIS JEPPESEN

单色画运动目前也许正沐浴着聚光灯, 不过在首尔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 每个人心里(还有每一块告示版上) 的艺术史参照人物却是白南准。他的回顾展1月份在现代画廊开幕, 占据了画廊全部空间。尽管白南准在1950年他十八岁的时候为了逃避朝鲜战争离开了首尔, 他有好几次回到首尔, 创作出一系列后来成为他的作品和行为, 包括《秘密进行》(1990), 一场大型复杂具有萨变气质的行为表演, 作为对博伊斯身后的致敬。关于该行为的文献记录以及白南准曾经使用过的物品在回顾展中重点展示。

不断转移的注意力经济是韩国首都的存在特质。首尔社会生活的速度可以从潮流的来去匆匆反映出来: 举个例子, 上个月, 二十多家新韩国墨西哥融合餐馆冒出来; 三周后, 人群又对美国南部灵魂食品趋之若鹜, 诸如此类。“竞争性”是被首尔人一再用来形容自己社会的词语, 不仅仅是指职业或学术上的进阶, 更多是指保持比潮流快个两三步: 这种渴望背后折射的是一种对于主流流下的恐惧, 这种恐惧最糟糕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很深层的妥协与合作的压力。很多我认识的韩国人承认, 自己的社会最终还是受到一些深层次的、根深蒂固而保守的价值体系禁锢, 尽管它在建筑、科技和基础设施上有时候看似比西方还领先二十年。

我第一次抵达首尔的时候, 室外气温是零下三十度, 不过我很快就靠自己填满泡菜和奶香味的米酒而暖和起来。我感觉自己早就该来这里: 因为造访过好几次有超现实感的朝鲜, 给我注入了对于那更发达、更可抵达的另一边半岛的好奇。我感到对自己的朝圣导游有一丝愧疚, 他能接触到铺天盖地的宣传只认定韩国是美国主义的对偶, 而我每次向他暗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都能感觉到他所流露出的一丝失望。我最直观的观察是: 朝鲜似乎永远停留在七十年代70年代, 而韩国在时尚和科技领域则超越现实。它一尘不染又日新月异的地铁网, 全世界最快的Wi-Fi——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可免费享用——还有大胆的21世纪建筑(包括G东塔、摩纳哥精品大厦, Krings Kumho文化中心, 只列举三个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跟首尔相比, 纽约有时候简直就是活在中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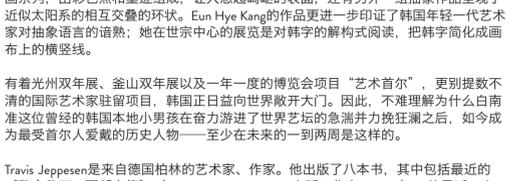


Dong-il An  
《我们的韩国大地》, 2016, 韩纸上彩铅, 2x2.9m  
图片惠允: 艺术家及 Leum三星美术馆, 首尔

有着世界第二大市区面积的首尔, 不出所料, 是无数博物馆、画廊和另类展览空间的家。在一周行程中我费尽力气才看了不到一半的展览。短期旅客倾向于游览仁寺洞附近的画廊和美术馆。仁寺洞坐落在两大经典建筑之间——朝鲜时代的景福宫和传统的北村韩屋村。这是首尔最繁忙的景点。仁寺洞融合了新旧元素, 最高端的精品店与古董市场, 传统茶馆和佛寺比邻。除了现代画廊, 该区域还是MMCA的最高所在地, 它有多呢? 给你一个主观印象吧。它同时举行的有Philippe Garrel, William Kentridge 和Ahn Kyuchan 的个展, 另外还有我的私人最爱, 最近受赠的Suh Se-Ok (徐世铨) 巨幅水墨抽象画收藏展。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所——尽管离上述地点有段距离——是Leum三星美术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 它都印证了韩国人在艺术上的野心勃勃能够创造出何等辉煌的成就。无论是其藏品还是建筑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建筑由几位世界级建筑师合作: Mario Botta设计了展示传统韩国艺术的二号馆, Jean Nouvel设计了展示当代艺术的二号馆, 而Rem Koolhaas则设计了美术馆的教育中心。策展人的匠心独运也充分体现于展览布置当中: 比如在传统佛教雕塑中剔出心裁地置入了Alberto Giacometti和Mark Rothko 的作品。与其费尽心思营造一种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氛围, 不如直接地呈现出它们本来就是余脉连续的一部分。在展示现代艺术品的二号馆中, 也能看见韩国艺术家与非韩国艺术家的无缝结合。一个最好的例子是, 在一个展厅里, Chung Chang-Sup (丁昌燮), Chung Sang-Hwa (郑相和), Ha Chong-Hyun (河钟贤), Agnes Martin和Park Seo-Po (朴栖甫) 的画作围绕着Roni Horn的装置《十个液态事件》(2010-12) 展出。

建筑展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有点难着进去,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美术馆在举办“致敬韩国建筑: 大地的智慧”这样的临时展时潜意识里有些反胃。可现在我却后悔没有花一整天来看这个展, 因为结果我发现它是我看过的最引人入胜的回顾展——首尔版本来就是它自身的一座博物馆。展览避开了上个世纪建筑, 而是全面深入回顾韩国古典建筑。没有展示没完没了的3D模型, 策展人选择与当代摄影师及电影人合作, 呈现了有关十个建筑场景的巨幅数码影片, 许多是坐落在山间, 远离都市喧嚣的场所。正如其中一位在展览中受访的建筑史家所称, 韩国古典建筑通常尺度较小, 因为它要回应所在的自然环境; 因为韩国半岛上没有高耸入云的山峰, 所以韩屋也设计成低坡的屋顶以与环境相融。



Eun Hye Kang  
《序列#01》, 2014, 拼贴, 76 x 51 cm  
图片惠允: 艺术家

在阿拉比奥画廊, Lee Kang Wook的展览“矛盾空间: 新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抽象画系列。由彩色点和墨迹组成。让人想起崎岖的地面, 还有另外一组抽象作品呈现了近似太阳系的相互交融的环状。Eun Hye Kang的作品更进一步印证了韩国年轻一代艺术家对抽象语言的娴熟; 她在世宗中心的展览是对韩字的解构式阅读, 把韩字简化成画布上的横竖线。

有着光州双年展、釜山中双年展以及一年一度的博览会项目“艺术首尔”, 更别提数不清的国际艺术家驻留项目, 韩国正日益向世界敞开大门。因此, 不难理解为什么白南准这位曾经引领韩国本土小人物在奋力游进了世界艺坛的急流并挽狂澜之后, 如今成为最受年轻人爱戴的历史人物——至少在未来的一到两周是这样的。

Travis Jeppesen是来自德国柏林的艺术家、作家。他出版了八本书, 其中包括最近的《整个秋天: 两部中篇》(All Fall: Two Novellas, 出版工作室, 2014)。他最近一次个展“新写作”于今年5月份在柏林的Exile空间举行。